

宝石谜情

THE LOVE OF STONES

[英] 托拜厄斯·希尔 著

宁圃云 译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宝石谜情

THE LOVE OF STONES

[英] 托拜厄斯·希尔 著

宁圃云 译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宝石谜情 / (英) 希尔著; 宁圃云译.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7. 12 (世界侦探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80142 - 928 - 5

I. 宝… II. ①希… ②宁… III. 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1141 号

THE LOVE OF STONES by TOBIAS HILL

Copyright: © 2005 by TOBIAS HILL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HUAY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宝石谜情

[英] 托拜厄斯·希尔(TOBLAS HILL) 著
宁圃云 译

责任编辑:梅雨

装帧设计:陋室铭设计室

出版发行:华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10083 电话 82885151

印 刷: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 × 1020 1/16

字 数:240 千字

印 张:19

版 次: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142 - 928 - 5

定 价:29.8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献给 B—
还有西蒙和埃雷扎尔，
不同的兄弟们

如果一张脸为石头而筋疲力尽，它已经变成石头了。

——加缪，《西西弗斯神话》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斯特恩	1
第二章 兄弟	39
第三章 疼痛的代价	80
第四章 数字三	138
第五章 宝石之恋	202

第一章

斯特恩

勃艮第勇武过人的约翰公爵在蒙特罗大桥被谋杀前的几年里，曾托管了一件名为“三位一体”的宝石。这是一件粗金连接的三角形饰物，是大氅的肩饰，宽度就像是锁骨前的盔甲。这件宝贝得名于它上面三颗一模一样的巴拉红宝石。

我一闭上眼就可以看到这宝贝。这三颗巴拉红宝石不是真正的东方红宝石，它们有着某种矿物尖晶石的颜色，某种在玫红和血红之间的颜色。所有的红宝石，东方的也好，巴拉红宝石也好，成分都是氧和铝，而尖晶石还有单一镁原子，这就降低了它的硬度且减弱了它的光泽。在把红宝石誉为宝石之王的印度，宝石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就像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一样亘古不变。在红宝石的等级制度中，巴拉红宝石的排名是吠舍，也就是十二等级中的第三级。

大部分中世纪的宝石都源于亚洲，这其中，最著名的巴拉红宝石产地在阿姆河支流施南河岸边的巴达克杉。至于宝石是如何到勃艮第的，那就没有记录了。如果不停地去追溯宝石的历史，和人有关的信息就会越来越少。追溯到一定时间，就只剩下那些宝石了。总之，没有任何文字记录能解释究竟是什么人把那些宝石带到了勃艮第。

约翰公爵的“三位一体”宝石是切割过的硕大扁平形的宝石，大小和形状就像多米诺骨牌。三颗红宝石和三颗珍珠交替将一颗钻石围在中间，还有一颗珍珠垂在这个三角形下面，就像摊开的手掌那么大。镶嵌在上面的那颗钻石完美无瑕，有 $5/8$ 英寸见方。这宝贝是比利时的珠宝匠路易斯·德·伯刚切割的，而且以“三位一体”而闻名于世，成为伯刚宝石设计新样式的典范。宝石的切割面是金字塔的样子，和天然钻石一样。

我闭上眼睛，那宝贝就又出现在眼前了。整件珠宝的美在于这些宝石的完美质地，平衡的布局，还有它折射光线时的那一点点不对称。它通身是金质的钩钩线线，在其粗旷的线条和完美的实用性上体现出非常现代的风格。与此同时，它又不乏古香古色的韵味。宝石的自然切面使它看起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似乎仍然在生长。它的构造堪称完美，就像是个护身符，能从金字塔形、三角形和平面的结构中看到某种能产生奇迹的东西。

勇武的约翰是勃艮第第二任瓦卢瓦公爵。他皮肤松弛，长着一双锐利的眼睛。在4个公爵中，他是唯一知道怎么指挥军队打仗的人。24岁时，他在充满血腥的尼柯普里斯战场上被俘，萨尔坦·巴亚兹德要价20万金币和20只白色猎隼作为赎金才把他放回去。这次经历让约翰明白了做事情要如何小心谨慎，也体验了什么叫残酷。

即使是在摆好姿势的油画里，约翰看起来也总是在思考和筹划着什么。他是个政治家，秘密暗杀团体的指挥者。他总是佩戴着贵重的珠宝首饰，表情肃穆庄严，即使当画家已经离开，他要接着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也依然如此。

在约翰公爵的时代，欧洲的平民百姓中从来没有人佩戴过钻石。那个年代，珠宝是权力的国际货币，它与权力息息相关，而不仅仅是财富欲望的表现。一颗硕大的红宝石可能很美，但它可能是发动战争的手段，或者是挑起战争的根源。为了避免战争，它也可能被当做进献的礼品。当时距离路易斯九世建造圣·夏贝尔来安放荆棘之冠也就三代之久，那是一件镶嵌珠宝的遗物，存放在三角壁龛里污迹斑斑的玻璃匣中。

在读瓦卢瓦公爵的财产清单时，我发现他和自己有很多相似之处。文字记录上追求精确的激情，体现了对宝石和权力的热爱。我在约翰叔叔编写的目录里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精确无误地仔细记录了所有的瓦卢瓦宝石，就像是在记录自己的武器或情人的名字。

第六件：14件有名字的红宝石

第七件：15件十字勋章的碎片

第八件：一枚鸵鸟蛋

第九件：豪猪的刺

第十件：一颗象牙

约翰出生在一个大量聚敛珠宝的王朝。他的父亲一生碌碌无为，但却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勇敢的菲利普娶了梅尔家的玛格丽特。据说她的习惯很不体面（喜欢吹口哨，还喜欢坐在草地上），但是她继承了弗朗德和那里的商务码头。勃艮第当时已经有了葡萄酒产业和制盐业，十分富有，约翰的父亲在工业上更使它锦上添花。他喜欢佩戴各种珠宝首饰，曾经穿着一件绣满珠宝的天鹅绒外套会见英国的特使，蓝宝石的叶荚，珍珠的玫瑰花蕾，还有22颗红宝石修成的花瓣。

15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约翰·瓦卢瓦公爵托管了“三位一体”。这时，他的勃艮第已经变成一个精良的商业国家。其国力每年都在增强，而邻国法国则一年比一年衰弱，在法国皇太子的执政下日渐不稳，不断地在战场上失利。勃艮第却日渐强盛，美酒和珠宝比比皆是，就像是个永恒之所。

国力衰弱就会招来侵略者，法国的邻国都开始占法国的便宜。英格兰的亨利五世把

海军送到了海港城市加莱和布洛涅。在东边,约翰也开始得寸进尺,能侵占多少利益就侵占多少利益。他在巴黎待了好几年,加入了密谋暗杀行动,他的雇佣军则从西边和法国军队交战。

他占领了巴黎,却从来没有拥有过它;他打了胜仗,却从来没有赢得战争的胜利。他本可以取得胜利的,那样的话,“三位一体”的下场就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可能永远不会流落于世。然而1419年,法国皇太子查尔斯·瓦卢瓦满十六岁时,仍然健健康康的,没有把手里的政权丢掉。他要接见表兄约翰,勇武的公爵接受了邀请。双方要在中立的立场上进行谈话,所以他们最终决定在蒙特罗大桥会面,双方军队以河为界。

桥上建起了双方的工事,皇太子的人将桥周围的房子还有路口都清空了。普瓦捷的杰汗在法国人等待约翰到来时和他们在一起。在他的日记中,描述了未来的查尔斯七世和他的骑士特里尔大臣之间的一段对话。

我们从特里尔大臣的行为上看出,他想留住国王,想跟他最后多说几句话。在我们看来,他好像在反驳国王。随后,国王突然弃他而去,随后又召唤了特里尔大臣两三次,但是他不想过去了,就留在屋子里面和我们待在一起,其他人的名字我忘记了。国王一离开,我们就看到特里尔大臣蓦地躺到床上。我们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这样回答:‘瓦朗斯先生,我向上帝发誓我现在真的希望自己是在耶路撒冷,没什么钱,也没有在这儿见过这位国王。因为我很担心他被恶意的觐见所迷惑,今天要做出些对他自己和他的国家都极具破坏性的事情。’

会面是有规则的。查尔斯制定规则,约翰遵守这些规则。只有卸了武装的人才能进入会场,然后门在外面紧锁。房间里灰暗阴凉,充满了油脂的味道,还有水声和麻鹬的叫声。

约翰此时已步入中年,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查尔斯却是个初出茅庐的男孩。42年以后,他因为害怕有人在食物里下毒而活活把自己饿死。但是现在,这两位瓦卢瓦的统治者,除了等级不同,没什么不一样。公爵走到栅栏门前,打开它,走进来跪下给这个孩子行礼。

查尔斯拉起约翰的手。有记载说他用眼神给了个信号,也有的说没有。他要把他的表兄扶起来,但是这个动作却没有完成。皇太子的一个手下,唐盖·德·沙斯戴尔,开始了行动。他一步步走近跪下的人。他从长袍下拿出一把手柄很短的斧子,举了起来。

他向约翰的头猛力砍去,把骨头砍开了缝,尖叫声立刻传到外面。勃艮第的军队在河边列队,但当他们想接近公爵时,却发现废弃的房屋中埋伏了弓箭手。骑士们被迫退回来,把公爵留在国王那里。

在会场里,只有约翰自己是有武装的。他试图拔出自己的剑,但他身受重伤,已经奄

奄一息，动作也很笨拙，而且已经太晚了。应和着法国人“杀了他，杀了他”的高声呐喊，罗伯特·德·拉黑揪住约翰的袖子，把他拉了回来（那是一件黑色天鹅绒的礼服，绣着鲜花的叶荚和珍珠的玫瑰花蕾），唐盖·德·沙斯戴尔又一次朝着他的头挥动了斧子。

砍了整整四斧子，才把勇武的约翰公爵置于死地。他的尸体被法国人丢弃，后来被运到第戎，在那里他的身体、他的心才可以在教堂里下葬。

此时，“三位一体”一直都跟尸体在一起。它和大氅一起被从死者的身上解下来，然后和十字架的碎片、象牙一起安放在勃艮第的灵堂里面。这件珠宝比它的第一任拥有者要长命，它仍然完美，还没有新的归属。

“人们说上帝造人用的是血块。”

他的声音优雅，手指光滑而柔和，眼神像典当商人一样精明。现在他看到了我带来的宝石，眼睛就死死地盯住它而不是我本身。我松了口气，但还是很紧张。他的名字叫伊斯梅，是个珠宝商人。

“血块？我能知道您是从哪里买到这些的吗？斯特恩小姐。”

“不能。”

“我不这么认为，你知道吗？你和我挺像的。”

我没有回答。他继续说：“是啊，看起来你以前也做过这事。喝茶吗？我可以端下来。”

“现在不喝。”

我想他是个能说的人。当然我的意思是，他根本不需要说那么多。他一边工作一边讲话。这是在他的地盘上，所以他很惬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我却不是。他可把我们的关系想错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除了珠宝。

在桌子上摆着一张纸，上面有三颗未经加工的红色宝石，小得像石榴籽一般。这个珠宝商一边讲话，一边把它们一枚一枚拿起来，放在他的单片眼镜下。

“血块，是啊，他们是这么说的。我不信宗教，我不在乎上帝是基督徒，穆斯林或者犹太人。而且，他没和宝石打交道也是个遗憾。我们本可以都那么……完美。”

我等待着。外面的宣礼员已经开始报告祈祷的时间，闪烁不定的声音像伊斯坦布尔西边闷热的浓雾。屋顶上有个吊扇，三面都有磨砂玻璃门。没有门的墙边有个破旧的脸盆，脸盆上面一人高的地方挂着个日历，上面是英语和土耳其语的金角湾海运空运公司的广告。八月份这一页是一个皮肤晒成了古铜色、懒洋洋地裹着渔网和钻石的金发女郎。

伊斯梅把最大的一颗红宝石放下，敲了敲牙齿，说：“这一颗有瑕疵，你花了多少钱啊？”

“能买下它的钱。”

“那么，你怎么找到我的？”他抱怨道。

“从库萨乌那里知道你的。”

“库萨乌！”他嘲弄地说，“他们花太多时间说大话了。”

我瞧着他的鞋子、他的手表、他穿的衣服和他的手、他的脸，不怎么听他讲话。语言会有很大的欺骗性，而不讲话的东西就不能撒谎。

从桌子中间的空隙中，我看到了他的腿，分开支撑着他肥胖的身体。他的皮鞋是进口皮料的，透出名贵的亮光。两条裤线笔直。他戴着一只名贵的百达翡丽手表，不怎么招摇。这表比较适合晚上戴，在白天的阳光下，那纯金会显得有些刺眼。

看起来他很成功，虽然他并没有炫耀这一点。他精通他做的这一行，而他做的这一行和旧珠宝紧密联系。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来找他的缘故。我已经到伊斯坦布尔五天了，有两天去了在海斯菲林大道上的库萨乌典当行，在那里看看买主，和来自大商店的人们聊聊天。他们不忙的时候会给我讲讲伊斯坦布尔的珠宝商。

他们告诉我伊斯梅的事情。他们说 he 做得不错，世界各地的买卖都做，比如俄罗斯的圣骨盒生意，还有印度蒙兀尔项链的生意。至于这些珠宝是怎么来的，怎么过境的，都不关他的事。如果他是个合法商人，我可能会早点儿找到他，因为他一定会是家喻户晓的，是整条街的名人。但他不是。

闪电划过头顶，雷声渐渐褪去后，伊斯梅从桌子里面拿出来一个电子天平。他一颗一颗地称那三颗宝石，每一颗都称了三遍。

“当然，红宝石的买卖——这市场——我能说什么呢？市场已经不怎么认可红宝石了。上个月我有一颗红宝石，曾经是一位缅甸将军的妻子的，上帝啊，我从没见过那么好的东西。四克拉重，一点瑕疵都没有。红得像鸽子血。这样的一块宝石，抱歉，我要这么说，我可以和他做爱的，怎么能卖掉呢？当然不能卖。他在我的收藏里让别的东西都黯然失色了。现在我把它戴脖子上了，重量可不只四克拉了，它有四千零四克拉重。”

他眯缝着眼看着天平的电子显示，我知道他想买这几颗红宝石。那个商店老板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东西。尽管切割会让它们失去了一半重量，但这三颗宝石还是每一颗都接近两克拉：对于红宝石来说，这个分量正好。它们的最完美之处在于没有瑕疵，颜色也不错。我是在斯里兰卡一个很像伊斯梅的人手里买到他们的，那交易也是在这样一间房间里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来这种地方很多次了，但伊斯梅这里还是第一次。

我跟随着一件贵重珠宝的足迹来到这里，它至少来过伊斯坦布尔一次。这件珠宝上的一枚宝石曾经在三个世纪前在这里被售出过，那枚肩饰已经有这么长的历史了。珍贵的珠宝都会回到自己以前去过的地方。它们曾经到过的任何一个地方——曾经得到过它们的人那里——都可能重现它们的身影。我坐在这不属于我的地方，听着吊扇慢悠悠的沙沙声。

伊斯梅关掉了天平，“这些小东西们真美，不是吗？我会给你最好的价钱。”

“我不要钱。”

他用他那双专门给宝石估价的眼睛看着我，拿起那颗最小的宝石又认真地看起来。虽然没有切割过，但它在灯光下还是闪着光。红宝石的母岩仍然依附在这枚纯美的宝石上。有那么一会儿，伊斯梅什么都没说，只是微笑地看着宝石，好像用牙齿衔着一颗钉子。“你不要钱，那我们在这干什么呢？”

“我在找一样东西。很久以前，这件东西曾经到过伊斯坦布尔。我听说你涉足古玩领域。”

沙，沙，屋顶的吊扇在不停的发出响声。

“或许吧。我涉足很多领域。但是，你别告诉我你想要塔瓦涅的蓝宝石。”他的牙齿小而白，“我上周就把它卖给了东京的一家保险公司。”

我沉默着，他的笑容渐渐隐去。他把宝石放下，又拿起来。他不讲话的时候，会比较紧张。

“那就是说是古玩，你是想找到那东西还是想知道有关它的信息呢？”

“都可以。”

“你用红宝石作交换？”

“你愿意的话。”

“你有确定特别想要的东西？”

“我在找‘三位一体’。”

他把我的红宝石放下，透过他的单片眼镜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三位一体”？我明白了。你为什么想要“三位一体”呢？”

“你为什么不想要呢？”

“哈哈！”他勉强一笑，那只眼睛闪了一下光。“我当然想要。斯特恩小姐，你已经有点了解我了。但我是正确的。”他向前探了一下身。“我们都一样，我们了解对方。没错，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本能地停下来，把头转开，好像他离得太近了。他大笑起来。

“‘三位一体’，嗯，谁不想要它呢？你找了它多久了？”

“你都知道些什么？”

“碰巧挺多的，而且很具体，非常具体。这可不便宜，你可以付多少呢，斯特恩小姐？或者，也许你是要帮别人买它。日本人，还是美国人？你可以告诉我。”

“美国人。”我撒了个谎，我想这应该是他希望听到的。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

“美国人，好吧。当然，他们有的是钱。”

我点了点头。伊斯梅起身，没说一句话，又一次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然后他走进了左边的一扇门。我看着他的影子慢慢游移出磨砂玻璃门。我听到了上楼的脚步声，远处的说话声。当他再次打开那扇门时，左手拿着个盒子，右手领进来一个比他年轻的人，一

个年轻的伊斯梅,大约年轻三十岁。可能是他的侄子,要不就是他儿子。那人腰上别着枪,对我点点头,让我走进去,然后就站到门口去了。伊斯梅坐下了。

“这就是为了谨慎起见,你能理解吧。”

“他有执照吗?”

“持枪的执照?当然了。我从来不碰那些枪的。”伊斯梅把他的盒子放下。“把他看做是你的保镖吧,这样感觉会舒服些。”他双手打开盒子,把盒子推给了我。

里面是一枚切割过的宝石,半英寸宽,在黑色的天鹅绒布上清澈耀眼。它的形状就像是半颗未加工过的钻石,或者一颗还在生长的水晶被从中间劈开成了两个完全一样的金字塔。但是切面又不完全是自然的生长样子。钻石的表面太光滑了,太抢光了。

他的声音非常温柔。“这个你可能感兴趣。这颗宝石在我这有快二十年了。这种切割是很古老的,十五世纪的。它被称为‘三位一体’之心。”

我把它拿起来放在手里。对于这么大的钻石来说,它有点沉。像颗子弹,虽然这只是个幻觉,钻石的重量是比金属轻的。桌子的另一头,珠宝商一动不动地坐着。

我闭上眼睛体验它的手感。这东西太温暖了,以至于不像是颗钻石。我现在可以感觉到,它的导热性不对。钻石吸收周围的热量,但是不会反射出来。这是钻石的特征,别的宝石就没有这种显著而强烈的冰冷特性。我认为这是一种完整性的体现。

我把宝石攥在手里,然后松开手掌,放下。“这不是我要找的那颗。”我说。我小心地把这宝石放回盒子里。

伊斯梅的眼里迸发出邪恶之光。那年轻人在我们身后等着。我看到这个珠宝商的手指头在痉挛。过了一会儿,他的眼睛又变得清澈了,那凶恶的欲望消失了。他活动起来,好像刚睡醒一样。他耸耸肩,“很遗憾,不过你看到是怎么回事了。斯特恩小姐,我做的是真正的珠宝生意,不是那些几个世纪都没人知道的东西。我办事实。你想要一颗心?我可以给你找个有心的男人,你可以整晚上开开心心。忘了你的“三位一体”,不行吗?嗯,但是你有急事?瑞米,让她走吧。回头再说吧,回头再说。”

他们俩微笑着等我收起我的宝石。我头也不回地走下了三段楼梯,走到一半,我的心就开始绝望了,我努力把这种情绪赶走。

门廊里的阴凉让我感到很舒服。我深吸了口气,闻到了那间黑暗的办公室和里面那两个人的味道。我调整了一下心情,准备好之后才走出门廊,走进伊斯坦布尔中午的燥热与嘈杂中。

我透过“三位一体”看历史。这可能就是典当商人看待事物的方式:所有的东西都有价值,也都有价格。1419年,勇武的约翰公爵被法国皇太子谋杀的时候,法国人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同样,勃艮第也没有失去什么。法国王朝多持续了些时间,公爵的封地没有了公爵,公爵比原来更容易被取而代之了。爵位比珠宝可要便宜得多。

当然,不管从价值还是价格上看,这两者完全不同,死亡总是不可比拟的。我怀疑约翰公爵夫人会不会用“三位一体”把公爵的命换回来。换成五百七十九年以后的我肯定不会,不过我想,至少在那个死亡毫无意义的年代里,约翰公爵的死还是很有意义的。在英国,药剂师给心脏病病人开的药方是红宝石粉。在第戎,盐商佩戴祖母绿来保护自己免受瘟疫之苦。他们把像拳头一样的香袋捂在嘴上。

约翰公爵的死是普通而又不寻常的。现在,我试图排除感情因素,只从价值角度去看待他的死。公爵总是要更替的,但珠宝却不可能。约翰公爵被斧头砍死后,勃艮第并非就没有了继承人。公爵的封地由他的儿子菲利普继承了,他很快就被称为“好人”。

菲利普从他父亲身上吸取了教训。他要是想扩张自己的领土,绝对会把这种想法深埋心底。和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儿子相比,他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这些年来,第三任瓦卢瓦公爵将勃艮第建成了最为强大的公爵封地,菲利普则把自己的领地变成了一个等待崛起的王国。当英格兰和法兰西为了战争而耗费大量钱财的时候,菲利普在第戎等待时机的到来。他计算着自己积蓄的能量,红宝石、钻石、葡萄酒,还有盐,以及镶在金子底座上面的象牙。

早在他父亲被谋杀的那一年,这个年轻的继承人就已经拿到了父亲财产的清单。这份文件有一百多页,牛皮纸页仍然是漂亮的奶白色。在法国博纳昏暗的档案室里,我抄写了下面的内容:

一枚华贵美丽的锁扣,中间是一枚巨大而完美的钻石,非常显眼,周围是三颗很大的方形巴拉红宝石,被称为“三位一体”。这是一件透雕细工的饰品,在每颗红宝石之间都有一颗极品珍珠,在整个锁扣的下方还有一个巨大的梨形珍珠。

十年之后,这件肩饰被描述成“我主的胸针”,和法国最大的巴拉红宝石齐名。“三位一体”一直属于菲利普,直到1467年去世,才由他唯一的儿子、有勇无谋的查尔斯公爵继承,他也是勃艮第的最后一任瓦卢瓦公爵。

查尔斯喜欢发号施令,厌恶女人。他肤白如纸,却把自己装扮成征服了巴达克杉的亚历山大大帝。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他战死沙场后,也没有留下什么继承人。

查尔斯曾说:“这世界上只有三个真正的统治者,一个是上帝,在天堂里;一个是撒旦,在地狱里;另一个在人间,也就是他自己。”

他的宝石匠,杰勒德·洛耶,是个伟大的艺术家。查尔斯手捧水晶圣骨盒的金质小雕像就是他的杰作。洛耶曾经几次重新镶嵌“三位一体”,但它总是保持着基本的样式不变。据一张票据记载,有人曾经花14英磅让洛耶用三只名贵的枪支制作成三角形的装饰品,并用三颗巨大的巴拉红宝石替换了枪上面的打火石。这三颗宝石散发着耀眼的金色光芒,像燃烧的太阳一般。

菲利普死后八年，勃艮第和欧洲的其他任何王国相比，已经更富有更强大。在北边，它包围着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的一半领土，还有瑞士和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它是个从北海延伸到地中海的中世纪帝国。查尔斯穿戴像个帝王。他骑一匹披着战甲的黑色战马，战马身披金色和紫罗兰色的毯子。他自己穿着闪闪发光的盔甲和战袍，“三位一体”扣在战袍的胸前。

他镶满珠宝的帽子是出了名的。帕尼嘎若拉在 1475 年 4 月在查尔斯去教堂的路上见到了他，他戴的帽子“是一顶黑色天鹅绒帽子插着一支金色的羽毛，羽毛上镶着最大的巴拉红宝石、钻石和大珍珠，还有一些宝石是挂在上面的，羽毛上的珍珠和宝石镶嵌得非常紧密，以至于有些地方根本看不到金色的羽毛，尽管它的分叉就和手指一样长”。

查尔斯对政治权利和物质财富非常着迷，珠宝则是这两者的精髓所在。无论去哪里，去教堂、参加盛宴，或者战斗在沙场，他都戴着这些珠宝，好像它们是他的护身符。他的财产包括十二个金盆、亚历山大大帝战利品中的挂毯、独角兽角质剑柄的宝剑、六个银质的鸟笼里的塞浦路斯芳香泥制作的小鸟、一条绣着一千朵鲜花的幔帐。

最重要的是他还拥有宝石。在勃艮第衰败之前，世界上最好的三颗宝石都在那。三连体中间那颗完美无瑕的钻石叫做三连体之心。还有一颗酒黄色的 137.5 克拉重的宝石，历史上被称为托斯卡尼或佛罗伦萨，另外一颗是 160 克拉重的宝石，它名气的一半来自于桑西，因为在勃艮第衰落以后的几个世纪，人们在德·桑西最忠实的仆人的胃里找到了这颗闪闪发光的宝石。

勃艮第的衰落是从 1476 年开始的。没有任何预告，也没有任何阴谋或者前兆，权力的天平不再眷顾公爵。

没有什么比瑞士城市联盟的崛起更让查尔斯恼火的了。几年以来，巴塞尔和伯尔尼一直在和他们西方的敌人交战。它们争取的独立让公爵勃然大怒，他当即宣战，并首先围攻诺沙戴勒湖上的戈兰德森城堡。当几百个伯尔尼守卫军投降的时候，他们几乎都快溺死了，拼命地抓着手边的核桃树。

查尔斯对军队集结要求十分苛刻。勃艮第的骑士们都穿戴考究，训练有素，他们除了可以摆出壮观的场面以外，军事装备也是最先进的：四筒加农炮、英国长弓、意大利长矛。勃艮第的弱点在于查尔斯自己，这位有勇无谋的公爵的暴行和傲慢使瑞士士兵成为一支更强大、装备更精良的战斗力量。

在戈兰德森以外的几英里处，勃艮第人遭遇了瑞士军队。还没开战，公爵的壮观部队就溃不成军了，在人数和战略组织上都不占优势。在混乱的撤退中，公爵把自己的帐篷连同财产都丢在了驻地，这其中包括青铜枪、西班牙剑、装着滤器的战马盔甲、古战场的挂毯、公爵封印还有令旗，还有就是查尔斯的珠宝箱，桑西、托斯卡尼，还有“三位一体”都在里面。

在破烂不堪的帐篷里，一名瑞士步兵找到了查尔斯那顶有名的近乎滑稽的帽子。这

顶帽子插着鸵鸟的羽毛，羽毛的顶端镶着红宝石。但士兵说这个帽子换不来好钢盔，就把它扔了。

戈兰德森的洗劫算得上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劫掠之一，可以和亚历山大当年征服波斯相提并论。这也是唯一一次，勇敢的查尔斯的经历能够和另一个菲利普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的经历相提并论的东西。

查尔斯接下来打了一年的仗，每一次战斗都以惨烈的失败告终。最后，1477 年在南锡，几千勃艮第人被击溃、驱散、杀戮。好几天以后，查尔斯的尸体才从尸体堆里被找到。

瑞士人达成协议，要把劫来的财宝均分，由此得来的收益大家分享。但是这些城邦并不富有，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这样的珠宝，所以这些宝贝就辗转经过了数不清的人的手。勃艮第的财富就这样随着一颗颗宝石在欧亚黑市上的流失而一点点消逝了。

但是关于“三位一体”，还是有记录的。在勇敢的查理战死沙场的那一年以后的 27 年里，这宝贝都在巴塞尔和伯尔尼的地方官员手里。在 1477 年，伯尔尼人曾经请人为这件战利品画过一个小型的水彩画。

这件宝贝最早的图片资料被保留了下来。在这幅画中，它像钟摆一样在木质背衬下有点古怪地静静地待着。它是无价之宝，不是一件装饰品。它上面的钻石仍然是普通人不能佩戴的。瑞士人毕竟是生意人，不是公爵。他们对皇室珠宝毫无兴趣，惟一关心的只是它值多少钱。所以“三位一体”被拍卖，但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能买得起这件宝贝。

伊斯梅的店在一个死胡同里。胡同里有个男孩儿从厨房工作间里拖出几个黑色的袋子，一股腐臭的味道冲进我的嘴里，粘在我的身上。这可不是我要找的东西。这想法听起来倒像是那些比我还郁闷的人。我的姐姐和妈妈总是这样问我：“这就是你要找的？凯瑟琳，你究竟在干什么呢？”

一个女人在伊斯梅办公室的楼下晾衣服。楼上的窗前没有人。回老城的路可不近，我为了走路而走路，努力和那个拿枪的人拉开距离。卡车在海边公路上开过，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公路两边，除了车以外，就是汽车夜总会和各种主题酒吧，在远处可以看到马尔马拉海。在室外待着要舒服很多，空气比较新鲜。我呼吸着下水道的污水和焦油的味道，人的气息和非人的气息混杂在一起，亲密而又熟悉。

我在口袋里摸着那几颗红宝石，它们是值得信赖的小东西，也是对我来这里的最好证明。只要有这些小东西在，我就会有机会。它们可以帮我得到我需要的所有东西，时间、信息，还有飞往世界各地的机票。在我衣服夹层里的这些小宝石兄弟们，和我一起从科伦坡来到伊斯坦布尔。我想起刚刚认识的伊斯梅那儿的人，还有他们的假宝石，他们精明锐利的眼睛。如果我问他，我想他会连我也定个标价的。

今天天很热，湿度也上来了。街道两旁小店的店主们都坐在外面乘凉，留着汗等着生意开张。沿街的小贩在卖彩票和椒盐卷饼。他很瘦，也很安静，静静地等着生意。孩

孩子们在空地上踢足球，用土耳其语和英语与大声叫喊着：“传球，传球！射门！”这些人和孩子们让我想起自己的家乡，英国的东海岸和那些空荡荡的沿海小城。那里有我本可以享受的生活，大概和这里的生活差不多：普普通通的一份工作，慢悠悠的生活。我只是偶尔想起这样的一些事情，毕竟后悔帮不了任何忙，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了。

伊斯坦布尔是个老城。从名字的变更上就可以知道：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加尔西顿。每一个新城都在旧城的基础上建立，原来的屋顶变成了新的地基，原来的地铁变成了坟墓。它不仅是人之城，也是城市之城。二战中它毫发无损。在下个路口的方向，有家布满灰尘的店面，里面摆着毛笔、塑料花、写满文字的卷轴。啊！那是我的所爱！粗大的毛笔字。下一间店铺是咖啡馆，六十年代女声乐队组合的音乐从门里面传出来，是香格里拉，或者秘密乐队吧。塑料装饰配上塑料唱盘的音乐，我承认对我来说，在这种环境中能找到安慰。在这个摩登的世界里，这是一种来自过去的安慰。

我走进去，到吧台的女服务生那里要了杯咖啡和两个油炸卷饼。音响上面挂着一颗蓝色的玻璃假眼，它很小，而且神情茫然。这是避邪用的。在门旁边有张空桌子，我坐过去，往门外张望。即使坐在这儿也感觉挺热的。我不喜欢这个时候头发上的感觉，头发好像留得太长了。我用灰色的发带把它从后面绑起来，感觉脖子后面有微风吹过，凉快多了。

我点的东西来了。其实我并不饿，但吃东西让我有时间思考。我把记事本拿出，上面记满了拍卖广告和珠宝商的名字。今天下午有两场拍卖会，斯波尔路上的安提克宫有十二件拍卖品，还有在卡沃尔德市场的市政拍卖厅举行的奥斯曼珠宝市场的拍卖会。安提克宫的拍卖会听起来更有东西可看，广告上说会有中世纪的珠宝参加拍卖，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我当然不会买什么，如果我去的话，只是想看看都是谁买这些珠宝。趁着自己还记着，我把金角湾海运空运公司的有关细节记了下来。也没有什么别的可记了，在黑市交易人办公室里贴着的一张运输公司的有点色情的年历，从来也没什么可以记录的。

一条新路线开通了，以及一些新闻旧闻。我一边付账出来，一边听着他们讲这些我听不太明白的东西。街上有个老人在卖黑醋栗冰淇淋，冰淇淋装在一个金属搅拌桶里。他对我笑得很甜，就像是祖父对自己的小孙女的笑。我从他那买了个冰淇淋筒，边走边吃，边听着某首歌的歌词。这让我想起“三位一体”，不过任何东西都能让我想起“三位一体”的。

有一天，你会明白你曾经视而不见。

是啊，亲爱的，你会再一次需要我，

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继续吧，继续吧，

直到你走到底线。

不过,我知道你会再一次错过我,

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这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珠宝商人。一种是职业的,他们是宝石工匠。还有一种珠宝商人就像书本,记载着关于宝石的一切,就像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是关于动物的书一样。在安提克宫,有很多人拿着买下的土耳其烛台,银质小摆设,还有海泡石烟斗,他们要把这些东西带回布莱克本或者斯图加特的家里。我穿过这些人群来到楼上,楼上的空气干燥一些。拍卖已经开始了,拍卖人在为昂贵的中世纪莱奥纳多的宝石光谱和以马内利的库腊索犹太人的宝石出价。

没人在这里露富。到场的古董商人很多,但他们的购买欲望却不强。主要竞拍人是个有闲钱的女人,她来自土耳其西部,长着一张亨利八世的脸。今天最后一件拍卖品在四点半拍卖,我出价压倒了她,不为别的,就是想试试她的兴趣。她放下举着的手,对我皱着眉,好像我打扰了她独享的快乐。花了60美金,再加上出口税,我得到了一张毫无名气的都铎王朝王冠上宝石的素描草图。拍卖商对我的微笑里带着点儿同情的味道。

楼下的店铺都在关门,我从后门出来。安提克宫的院墙上有好多打碎的玻璃酒瓶,棕色的、绿色的,还有白色的,好像这里的主人们为了保证这里的安全而喝了不少的酒。走在斯波尔路上,空气中煤烟的味道特别重,我开始头疼,有点儿想喝一杯。现在我只剩日历上的那家公司可以去拜访一下了。不指望有什么结果,这种想法让我心里有了一丝安慰。这一天终于快结束了,又是一无所获。我站在街头的镶边石旁,等待着我决定放弃的那一刻的来临。

交通高峰时间,好多车一边等着红灯一边按着喇叭。我走向最近的一辆出租车。出租司机等着变灯,闲的那只手夹着一支烟,在车门上有节奏地敲打着。我把从伊斯梅那里看到的那个金角湾运输公司的地址交给他,他点点头,我就上了车。他比我年轻,从肩膀到胯都很美,为了遮住坏牙,他留着浓密的胡子。车子缓慢地向南开向卡拉库伊区。这里是犹太商人的地盘。

车子越来越接近码头的时候,街道开始变得安静下来。我看到两个骨瘦如柴的年轻人坐在破旧的扶手椅上。出租车沿海岸缓缓而行,沿途路过仓库、前面搭着支架木板的建筑工地。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多公寓楼房,没有那么多住户,因此也没有那么多焦虑,没有那么多人造的灯光。我们沿着码头经过了三十年代的行政楼,现在里面全是货运公司,他们的窗台上堆放着仿制的中国明代花瓶,枝形吊灯,还陈列着闪闪发光的浴室用品。它们像是卡曼克斯路的王冠珠宝。

金角湾海运空运公司和另外两家运输公司共用一座办公楼。海峡那一边,在亚洲大陆的伊斯坦布尔在烟雾中时隐时现。渡船的笛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回荡着。我付了车